

20多年前,我是一名参加青藏铁路建设的大货车司机。20多年后,当我接到邀请去参加“见证天路变迁”主题活动时,我几乎没有丝毫犹豫地说:“有时间,我参加!”

20多年了,来自“日光城”拉萨的呼唤始终萦绕在耳边。青藏高原的风虽然凛冽,在我看来,却那么亲切。藏北安多县的雪虽然冰冷,却时常润泽我于梦中。每当我想到自己将乘坐火车驰骋在青藏高原大地上的时候,都会抑制不住地激动。泪水如雾霭蒸腾,仿佛化作飞舞的龙,从怀川大地腾云而去,翻越秦岭、河西走廊,跨越青海湖、柴达木,一直来到昆仑山。您看它竟然又钻过了风火山隧道,飞到了唐古拉,巍峨雪山一侧,心心念念的错那湖啊,当年那个开着大货车修铁路的豫北汉子又回来了!

“大家好,我叫牛保红,笔名牛二哥,是一个开了30年大货车的司机。20多年前,我参加了青藏铁路格拉段的建设,在错那湖工区拉道碎石、混料,修建护坡与防沙带。”

6月24日上午,在青藏铁路精神展览馆中,我捧着两本日记、铁通IC卡、照片等物品,向大家讲述了我的故事。

这些老物件我珍藏了很多年,它们浓缩了我在高海拔环境下工作、生活的很多记忆,有驾驶重卡翻越唐古拉山时由于腹泻遭遇的生命危险,有在高原吃饭吃一口就得歇一会儿的憋闷艰辛,有在石料场遇到“滚地雷”围着车子跳来跳去的恐惧……

这些日记陪伴了我很多年,有空的时候,我常会拿出来看一看、读一读。如今,把它们捐献给展览馆,我觉得是它们最好的归宿,可以让更多的人通过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视角,真实地了解修建天路的不易。

我有两个远行用的行李箱。出发前的晚上,妻子问我用哪一个,我说银白色

我到窑界那天上午,金华的天气仿佛浸在水雾里,若隐若现的柚子花香牵着我往坛头村的深处走。婺州窑藏在一个池塘后面,远远看去,像苔藓一样匍匐在地面上。很安静,唯有雨,顺着青瓦滴落。我来这里,不为访古探幽,只想亲眼看师傅做几只杯子。

柴窑静卧卧在那里,像一头沉默的巨兽,腹中曾吞吐过烈火,此刻正敞着胸膛,一身的黑与冷。柴窑的主人陈金生走了出来,与我打招呼。陈师傅寸头,布衣,白净,身材修长,指甲缝里嵌着洗不净的瓷土。他的女儿和徒弟们正静静坐在小院里,或描着素坯,或刻着花纹,没有人说话,刻刀划过泥胎的沙沙声,像春蚕食叶。陈金生给我示范拉坯。“心要静,肩要松,力从地起。”这个婺州窑传承人爱笑。我特别共情他视频号里的一句话:喜欢的工作,没有苦可言。只有喜悦。

看着泥团在转盘上旋转,我也跃跃欲试。张开十指,左右比划,却不知从何下手。轻触泥坯的刹那,指尖传来凉意,是老家水稻田里春泥的触感,柔软,滑腻。不可思议的是,陈师傅帮我打好基础的泥坯,我居然一个都没有做坏。但它们也不完美,杯口厚薄不匀,杯壁微微倾斜,我无法想象它们窑变后的样子。陈师傅看着它们说,我会帮你刻上花纹、名字。等开窑时,你再来。

再回窑界,已是初夏时分。这一次,陈金生的师父、婺州窑陶瓷烧制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新华也在。陈新华率领众徒弟一起净手,供奉水果,点燃清香。一缕缕烟雾在燃烧了三天三夜又冷却了五天五夜的柴窑前袅袅上升,不像是祈福,更像是对火的敬畏,对土的感恩。

窑门开启的刹那,比空气稍稍热一点的气氛扑面而来,带着松木灰的焦香。第一个捧出来的是,古井大的裸烧的万佛天珠瓶,精美绝伦。梅瓶、茶壶、茶杯、茶盏、香炉等一一出炉。当然,也有烧坏的,烧漏的。

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在加快。窑变无常,曾在我手中捏搓过的泥坯,在千度高温中经历生死之后,将会以何种样貌出现在我的面前?

第一只杯子出来时,表面蒙着一点儿灰白色的落灰。陈金生用软布轻轻擦拭,突然,一抹金黄色从落灰下透出,幻化出了兔毫般的细纹。釉水流淌如山涧溪流,朝着一个方向奔涌的水波纹堆起朵朵祥云,祥云间甚至隐约可见篆体刻下的名字。第二只杯子,釉色棕褐交错,古朴如旧物。第三只是给我女儿的生日礼物,杯身莹润如玉,杯口和杯底窑变出一片淡紫的晕染,一只小梅花鹿跳跃在水波纹间。

我捧着它们,久久说不出话。我把其中一只杯子举向尚是初夏的阳光,光线穿透薄胎,真是美极了。其实,这些杯子上的花纹、釉色都是经过陈金生修整过的,这哪里是我一个人的作品?这杯子上分明有泥土、火焰与匠人共同的署名……

的,因为那是雪山的颜色。我要去见证一个伟大的奇迹,一个20多年天路变迁后的奇迹。那是几代人的梦想,由无数的建设者们以热血为墨,以坚韧为笔,在生命禁区写下的壮丽诗篇。

在飞驰的列车经过关角山隧道时,青藏铁路德令哈工务段的顾海东给我们讲述了他的经历。他家有三代铁路人,他比我小两岁,却已经有32年工作经历。从20岁开始,他就驻守关角山隧道,见证青藏铁路从建设、运营到维护的全过程。

对于关角山,我并不陌生。2014年,我开着大货车从天峻县拉煤,走的就是315国道,每天都要爬关角山。海拔高,坡陡,弯道多,发生过好几次危险,每次路过时都胆战心惊。我自认为已经经历了最危险的磨难,可是听了顾海东讲夏季排水、冬天排冰、对抗12级大风、睡在铁皮汽油桶里的事情之后,才知道在同一个地方,还有一些人做着更艰苦的工作。尤其是听他讲了55位烈士牺牲的故事,而且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时,我实在忍不住心里的悲痛,借口到盥洗间擦了一把泪脸。

“错那湖站到了”,随着列车员的提醒,我小心翼翼扶着栏杆站起来。前一天晚上11点钟从格尔木出发,半夜时分就有了高反。我这个人有点执拗,觉得20多年前在铁路线上干活儿都挺过来了,这会儿还有什么好怕的,所以没有吸

谁在江南

荷红兵

我渴望的江南，
有汀洲白鹭水天，
可撑一枝绿篙，
去荻花和斜阳间翩跹。

我往来的江南，
有都市乡村庭院，
盛得下宽窄锦里，
撑得开雨巷里的油布伞。

我耕读的江南，
有沃野厚土南山，
吟诵的蒙眬与婉约，
孕育吴越诗书的灵感。

今夜，谁在江南，
随星河鹭起，烟雨浓淡，
吹彻羌笛的幽怨，
让相思泪落枕畔。

从万州回渝中,过去乘船赶数小时的连程,被高铁压缩在一个小时以内,用风驰电掣形容当下高速铁路之快捷,恰如其分。刚刚与万州朋友握手道别,上车打个盹,睁开眼睛就得准备下车了。这硬杠直达交通,杠杠的,妥妥的,安逸。想当年长江上坐水船,没有一天半日工夫,哪能行?那年晚上从菜园坝坐双层大巴到万州,竟是折腾一个通宵,那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那燃烧柴油的车子既脏又破,人累得腰酸背痛叫苦不迭……

正想着当年交通,火车站台上正在集合的三路纵队,叽叽喳喳如一群欢腾的麻雀,把我拉回到现实中来。看一同走下列车的纵队成员,手推大小不一的拉杆箱,着装多为黑白相间的运动服,一股无法掩饰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队伍中,女生目测不低于一米七,男生皆在一米八左右,好家伙,清一色的帅哥靓女。再看纵队前头擎旗者手中蓝白相间的三角旗子上,印有“酒泉一中”字样。

原来是来自大西北的学生。我停下了脚步,问纵队中的一名女生,“你们是初中生,还是高中生?”

“高中。”稚嫩的声音,告诉我他们十六七岁的年纪。

“来重庆夏令营?”

“不。研学。”孩子边说话边看向一旁的同学,有些害羞。

酒泉,不就是那个远近闻名的航天城吗?大西北的孩子,个子如此之高?实在出乎我的意料。

氧。事实证明,自己还是败给了年龄、败给了高原。

上午9点41分,从列车上下来时,头晕头疼,呼吸困难。我扶着护栏,远眺错那湖,蓝天白云,湖水如玉带,还是以前的模样。不同的是,岸边那些原来沙化的土地,已经变得绿草茵茵。错那湖并没有因为铁路的通过而变得伤痕累累,反而在铁路运营者的维护下,越来越年轻,越来越美丽了。

我支起自拍架,以湖水为背景,拍了一个视频发在抖音上,因为我还有一个心愿。

这是我与牧民扎西的一个约定。扎西是桥涵二队工区附近的一个牧民。我是在运送道碎石的途中认识他的。他要搭车,虽然由于语言的障碍交流不畅,但是我们从彼此的眼中读出了真诚。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后来,我送给他几个清洗干净的机油桶。他邀请我去他家的帐篷做客。那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喝青稞酒、吃风干羊腿。

再后来,我们车队的工作结束,下山时,他送给我3只小藏獒,一只被别人要走了,我带的两只在格尔木站不能上车,无奈只好打电话让停车场的老马带走了。

分别时,扎西说等铁路通车了来河南找我。

于是,我对着手机屏幕说:我的藏族



▲油画《水上之二》,作者湛北新,中国美术馆藏。

本版邮箱:dadi@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张珊珊

欢迎广大读者来稿。来稿要求为原创首发,非一稿多投。

20多年前,在离酒泉不太远的巴丹吉林沙漠深处,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人民银行驻地,我们一行作为总行机关派出的工作组,慰问过当地家境贫困的数名失学儿童。记忆中的那些孩子矮小、瘦弱,虽然衣衫破旧,但眼神清亮。再看看眼前这些英姿挺拔、朝气蓬勃的孩子,变化简直太大了。

娃们长高了

罗毅

三天前,在城口县城,我与朋友也有过这样的偶遇。

那天,走过土城老街,我们来到苏维埃政权纪念馆园门前,当地朋友指着公园入口处的“人民好江山”石碑,给我们讲述红军故事。说着话,就见一群青年人从不远处的百步梯级上列队下来。

我初不以为意,以为是哪家公司在此团建。等那群青年人齐刷刷走过

好朋友扎西,我是20多年前修铁路的河南牛二哥。如果您看到了视频了,一定要在视频下留言。欢迎您乘着青藏快车,去我那里做客……

6月25日下午4点,我们来到了德令哈市的莲湖村,它曾经是一个帮扶村。10年前,我曾在德令哈市的大碱厂拉过石灰石,对这些地方并不陌生。那个时候的村子还没有名气。这次来看,变化真是太大了,一路上都是车来车往,有大巴、中巴、小汽车,旅游参观的人很多。

听村支书说,现在道路硬化了,晚上有了路灯,村民的居住条件好了,村子特别整洁,还形成“菜籽油+种植+农机服务”产业链,成为乡村振兴的样板村。

时间好像飞驰的列车,过得真快,我们来到了拉萨站。在这里,我们参加了坚守高原的铁路工作人员的分享会。他们帮扶年迈旅客、照料独行妇孺、解答旅客难题。无尽的善意,温暖了远道而来的旅客。

20多年前,我们是高原铁路的建设者,用双手和汗水铺通千里天路。20多年后,年轻的铁路人接过接力棒,继续坚守,以初心服务八方旅客,守护这条雪域通途。

青藏铁路,不仅是一条穿越高原的天路,更是一条奋斗之路、希望之路、团结之路。

我在美国加州大学念书时,是学校轻量级赛艇队的一员。训练常在天亮以前开始。清晨6点,我们把艇推入奥克兰河口,接着依次坐定。舵手发出短促的口令,桨随即落水,船便向尚未亮起的水面滑去。

远处的月亮还没落下,桨声先在薄雾里响动。月光被桨一次次划开,又在艇前重新合拢。忽然,《春江花月夜》里的诗句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无月明。”

那时,我已经能用英语听课、训练,甚至能写出还算漂亮的文章。可是面对这轮满月,我却找不到一句合适的英文,只觉得心底某种感觉被轻轻触动。直到诗句浮现,我才辨认出这种感觉从何而来——

我想家,却又不只是想家。我想到同一轮圆月照着奥克兰的水面,也照着万里以外的家人;我想到高中朝夕与共的赛艇队友……如今,我们生活在不同的时区,可我知道,只要抬头望见这轮月亮,我们的心里都会有某个地方被牵动。

在我身前的,是名刚来加州不久的挪威交换生。他低着头,跟着口令奋力划桨。那一刻,我当然能用英语问他:“你想家吗?”但即便他回答“想”,这场谈话大概也只能到此为止。我真正想告诉他的是,为什么眼前这轮明月会让我想起一条从未见过的江,为什么几句写于1300多年前的诗,会使万里以外的生活忽然向我靠近。

眼前的队友不过一臂之遥,我却不能把心里的感受交给他。张若虚1300多年前的诗句,反而像是早已替我说过。诗里月下的发问者,追问江月何年初照人,感叹相望的人不能相闻——她是谁,有过怎样的一生,我并不清楚。可是我知道,诗人的发问仍停留在诗中,并在许多年后,飘进一个异乡人的心里。

诗句可以被逐字翻译,可诗里的情感符号不能。当我在异乡默声吟咏起《春江花月夜》时,眼前的满月,就不再只是清晨训练中的一个景象。它与诗相遇,便进入了人的处境。于是,张若虚和我在同一个意象里产生了联系。他写的何人何念,在我这里,就成了此身此心;他问的何年何月,对我来说,就是此时此刻。

“此时相望不相闻,愿逐月华流照君。”

诗并没让我与谁真正相逢。相反,我更清楚地意识到,眼前的人不一定能听见我内心的声音。可当我的感受在另一个人的诗里得到命名,一个人的孤独就变成了诗人和我共

身边时,才发觉我判断失误。他们穿着统一的校服。是学生!个头虽高,但那脸上的神态、蹦蹦跳跳的举止、眼里光芒闪烁的精气神,分明就是一群稚气未脱的中学生。应该是在老师的带领下,刚刚从纪念馆接受革命历史教育出来。

刹那间,我与朋友都被孩子们的朝气所感染,几乎异口同声说道:“现在的娃儿,个子是真高啊!”我甚至想到了“亭亭玉立”“风度翩翩”这些词语,只是因与这些孩子素不相识,把到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大山里的孩子,吃的啥东西,个子如此高挑?

这可是大巴山深处的小县城哟。这可是脱贫攻坚胜利没几年、高速公路才通车两年的城口县哟。蓝天白云下的小城宁静,清澈的河水穿城而过,周遭山地林木葱茏,空气清新得能捏出水来……绿水青山,真就是金山银山。这里的孩子,让我们赞叹连连……

在重庆北站站台上,我有些走神。两处不尽相同的偶遇画面,在脑海中不断闪回。突然间想起自己一米六几的身高,又不禁惭愧起来。

时代不同了,社会进步了。现在的孩子是真高,真好!

我于诗中得故乡

同的孤独,乃至一群人的孤独,我一个人的孤独便缩小了。

后来读苏轼晚年追和陶潜,我又想起奥克兰河口的那轮月亮。

陶潜在《移居》中写南村的生活:“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在那里,邻人往来,志趣相近的人与书为伴,彼此看见。将近700年后,苏轼被贬惠州,追和此诗,却写道:“病瘦独弥年,束薪与谁析。”

一个“相与”,一个“与谁”,中间隔着近700年。

陶潜笔下的寻常相聚,在苏轼那里,已经成了一种无法到达的生活。惠州的闹市人来人往,苏轼却难觅知音。他的孤独不是缺少同伴,而是缺少同类。于是,他只好沿着诗句向前追溯,在古人的文字里寻找精神的友人。苏轼自然知道陶潜无法回答,但写下这些追和之作,已足以是他的寂寞找到出口。

离家万里,旧交零落,苏轼很难没有乡愁。只是在诗里,他的乡愁已经越过了地图上具体的坐标。他所思念的“家”是另一个意义上的故乡:一个由历代文人共同缔造的精神世界。它由一代代中国文人写成,又被一代代中国文人重新涉足。在后

人连续的记忆、感受和回忆当中,诗也建立起一个跨越古今的精神故乡。

的确,诗能给予人的帮助终究有限。陶潜写下“相与析”时,不会想到近700年后有人从这三个字中看见自己失去的生活;苏轼写下“与谁析”时,也不会知道更久以后,有人在太平洋对岸读懂他的苦闷。诗不能带我回家,不能召

来缺席的友人,也不能消除不同人之间的距离。可是,它给一时无人能说的感受留下了去处。当后人走进类似的境地便会发现,自己所站的位置,并非从未有人抵达。

那天清晨,赛艇仍在河口前行,挪威男孩的脊背也随着桨声一起俯仰。我依然不知道他想过什么,他也不会知道几句古诗刚刚从我心中掠过。我们坐在同一条艇上,眼中却未必是同一轮月亮。

等我们划回岸边,月亮已经落下,东方开始发白。故乡虽然没有因此近一些,可是自那以后,在故乡与我之间,就不再全是无人经过的水面。

只要还有中国人在异乡的月下默默读起那些诗句,那些早已远去的人,就仍会在他的心中相聚。

文思

尝鲜

尚书华

离家不远有个早市。夏季,天刚放亮,卖东西的人,买东西的人,陆陆续续都聚到这里。吃喝穿戴,花鸟鱼虫,用的玩的,应有尽有,好不热闹。

我差不多每天早上都来逛逛。有时买点吃的、用的,有时什么也不买,只图在充满烟火气息的市场里走走看看。

脚步常常被本地产的新鲜蔬菜水果吸引住。我喜欢尝鲜。蔬菜水果,只要是刚下来的,就想买点尝尝。北方的蔬菜水果分季节,只有到了某个季节才能吃上。若失了时机,一等又是一年。

比如韭菜。无论如何,都要在谷雨前后吃一顿刀刀韭菜包的饺子。刚刚上市的头刀韭菜,是经过了漫长的冬天,最早钻出地面的菜蔬。挟着冰雪融化的水汽,披着大地初醒的风尘,韭白如玉,叶绿似翠,鲜嫩水灵。虽说是寻常蔬菜,可贵在“头刀”。称两捆儿,回家和面剁肉包饺子。饺子煮熟,咬一口,鲜美无比。这跟一年四季都能吃上的大棚韭菜,味道截然不同。

再有香瓜。小暑前后上市的“头茬瓜”,最甜、最香、最可口。“吃了头茬瓜,一夏不想瓜”。这话道出了尝鲜的秘密。头茬瓜是瓜藤最早结下的瓜,最多的养分给予了它,不好吃才怪!

另有黄瓜、豆角、西红柿、茄子、豌豆、花生、杏、桃、梨……不管哪种蔬菜

我于诗中得故乡

李沛航

我于诗中得故乡

我于诗中得故乡

我于诗中得故乡

我于诗中得故乡

我于诗中得故乡

我于诗中得故乡

我于诗中得故乡

我于诗中得故乡

我于诗中得故乡

我于诗中得故乡

我于诗中得故乡